

## 第二章 尼采的生平和思想

### 第一節 尼采的生平與其知識論變遷

我們在此節，將進入尼采的生平與主要著作，希望能瞭解其生命中的重要經歷，與一生的著作，在過程中探求尼采的主要思想並試圖將此與知識論相連結。

一般研究尼采的學者，大都將其思想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來探討，並以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所提到的三種變形（Verwandlung）—駱駝、獅子、兒童—為內在依歸。這種區分方法最早由莎樂美於 1894 年提出，其後研究尼采的學者大都支持此種分期，或者在分期上略做改變（陳懷恩，1998）。

為了使尼采生平與其思想做更緊密地連結，我們亦依循精神三變的層次，改寫雅斯培的分期<sup>5</sup>來做探討。即從 1844-1876 年的延襲繼承時期；二、1876-1882 的自由批判時期；三、1882-1888 的肯定創造時期。

#### 壹、1844-1876 年的延襲繼承時期

##### 一、家庭生活與求學階段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尼采誕生了。其父是為虔誠的路德派牧師，雖然多才多藝但身體並不健康，有著極度的神經質、視力衰弱，又常為尼采家族遺傳的頭痛所苦，這些病症以後都全部遺傳給尼采，成為困擾尼采一生的疾病。

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尼采家中發生巨變，尼采的父親從自己家門最高

---

<sup>5</sup> Karl Jaspers 所採取的三階段論，將尼采的思想過程分為三個時期：一、1871-1876 年的延襲繼承時期；二、1876-1882 的自由批判時期；三、1882-1888 的肯定創造時期。

一層石梯摔落，經醫治無效，不久便撒手人寰。父親去世後，尼采的祖母便帶著全家人遷移到薩樂河畔的瑙姆堡（Naumburg）。瑙姆堡是尼采祖母婚前的居住地，在那裡她喜歡給尼采和尼采的妹妹講述他們祖先的傳奇故事，讓尼采對自己家族的貴族血統感到自豪

自從搬到瑙姆堡之後，尼采便生活在一個由女性支配的環境中：祖母、兩個姑媽、母親和妹妹。（Kaufmann,1974）。

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四年就讀於以古典主義教育而聞名的普夫達（Pforta）寄宿學校。在此所中學已培養出許多浪漫主義代表的詩人、文學家，費希特（J.G. Fichte，1762-1814）即是由此出生。在此六年，尼采奠定了古典學養的基礎。次年（一八五九年），讀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和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Baron, Byron, 1792-1822）的作品而深有所感，因此逐漸對普夫達嚴格的集體生活與古典的形式教育，發生不滿。並開始漠視既有權威，掙脫不合理的牢籠。

一八六四年十月，尼采與他的同學多伊森（Duessen）一起進入波昂大學（Bonn university），主修哲學與神學，尼采選擇此大學主要是當時這所大學在古典語文學方面享有盛譽，李其爾（Ritschl）和奧托揚（Jahn）尤其是此校一流的語言學學者，尼采跟著李其爾學習古典語文，尤其受到賞識，在這個過程中，尼采對希臘文學產生極高的興趣，對於希臘文學的蓬勃生命力讚嘆不已。

除了哲學之外，尼采還選修了神學，但選修神學不僅沒有增加他的信仰，反而使他加深了對宗教的懷疑，並開始對《新約聖經》進行批判。後被李其爾提醒，想成為強者必須有某種專長，於是尼采放棄這個念頭，專心研習語文學。（杜麗燕，2002）

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因李其爾教授的推薦，尼采被聘為巴塞爾大學（Basel university）的語言學教授，直到一八七九年以身體健康狀況為由辭去教職，歷時十年之久，雖然辭去教職，但巴塞爾大學仍定期支付年金

三千法郎，因此尼采不用為謀生所苦，之後的流浪生活也可專心思考與寫作。

## 二、尼采心靈與生活上的好伙伴

尼采隨著李其爾前往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y）就讀，並與該校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了一個「古典文獻研究會」。在這個會中，他與羅德（Erwin Rohde,1845-1898）尤為志趣相投。雅斯培曾說：

他倆的共同之處是對『現代』的拒斥態度，對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與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愛好、對於哲學研究的觀點、對古希臘思想的吸收掌握（魯路譯，2001）。

由此可知，他們彼此在當時已孺慕希臘文化，並懷疑既有規範了！而這段友誼一直維持到一八七六年，羅德結婚時才漸漸疏遠。

在萊比錫大學就讀時（1865-1869），尼采除了在語文學上大放異彩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發現了叔本華的思想與結識華格納。尼采在書店中發現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此書，並對此書內容感到莫大震撼。他認為「書中每一行都呼喊著捨棄、否定、絕望。」（Kaufmann,1974：35）。在書中，叔本華將世界分成表象世界與意志世界。表象世界是變動的、可感知的，而意志則是隱藏於表象世界背後的推動力，是世界的自在之物。

又叔本華在書中描述了一個可怕的世界：

他的世界沒有神的操縱，沒有上帝，只有各種不變的法則藉時間和空間控制著他。世界本身具有永恆不滅的本質，與理性相抗衡，這種力量就是意志（Clark,1990:156）。

尼采早期的思想深受叔本華的影響，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最為明顯。然而尼采與叔本華兩人哲學觀仍有關鍵性的差異，其中叔本華乃二元的世界觀；尼采則是一元論者（monism）。尼采的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雖然淵源於叔本華的生存意志，然而叔本華的生存意志仍具有形上學的色彩，而尼采的權力意志乃是一種動態的生成。

且叔本華將世界二分成意志與表象，這點亦與尼采的觀念不同，尼采只承認人類所居住的這個現實世界，認為除此之外不存在另一個終極實體，並宣稱「上帝已死」，因而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4-1976）稱為傳統形上學的終結者。

總而言之，雖然尼采早期的哲學觀受到叔本華的影響甚鉅，並接受了叔本華關於意志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人的本質之基本思想此論點，但其後，尼采對叔本華提出許多攻訐，尼采將叔本華思想中會使生命衰弱之因子全面排除，而以一种充滿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動態世界觀取代。

叔本華在哲學路上算是一個很好的啟蒙老師，除了思想上的啟發，更經由其介紹，將尼采引向了華格納的音樂，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尼采經朋友介紹與隱居的華格納見面，兩人討論著音樂和哲學。華格納認為尼采是唯一懂得音樂的哲學家，尼采則認為華格納是將叔本華的思想運用於音樂創作與評論方面的音樂家。

尼采與華格納一樣，「相信音樂和藝術具有神奇的力量」、「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這就是你們在世界上知道的一切，也是你們需要知道的一切。」（引自杜麗燕，2002）。他們均對當時的德國文化現狀感到不滿，他們為德國文化進行診斷，認為德國正是缺乏古希臘文化的那種質樸力量、那種真正的活力，也因為有這些共同的見解與信念，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

在這個時期，尼采沈浸在叔本華哲學和音樂家華格納的思想當中，雖然各自的領域不一定相同，但是其均指出當時德國文化的一些衰弊現象，

例如他們均認為德國文化充滿了病態的學究氛圍，過份強調理性而壓抑了人的真正本質，理性已成為無創造力、因循舊法的一種標本。因此叔本華以意志取代理性、華格納透過音樂劇闡揚新思維，而尼采則寫出了《悲劇的誕生》。

### 三、此期的著作

此期的著作主要為《悲劇的誕生》、《不合時宜的考察》……等書。而《悲劇的誕生》所探討的問題，不僅是悲劇問題，亦是哲學問題，其利用學生時期的所學所得，及華格納音樂思想啟發的所感所悟，在普法戰爭的時代背景下，完成了這本書，在此書中尼采除了闡釋太陽神與酒神之間的交互動態關係外，更指出由於蘇格拉底(Socratics, 470 BC - 399 BC)的出現，其使用一種限定科學、理性和情感對立的世界觀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並將希臘悲劇的精神摧毀殆盡，尼采認為，若想改變這種二元對立的衰弱現象，則需以華格納的音樂來克服科學的庸俗和自負。

而《不合時宜的考察》乃是尼采考察德國文化特點所寫出的四部著作之合集，分別為：《大衛、史特勞斯——一位神學家與作家》、《歷史的利與弊》、《教育家叔本華》、《華格納在拜洛特》。在第一個考察中，尼采攻擊當時德國文化的貧乏，充斥著大眾的意見且毫無內容與意義可言，稱當時溫和的德國人為「文化腐儒」(cultural philistine)，是難以矯正的愚人及謹守現代觀念的小丑(引自 Kaufmann, 1974)。接著在第二篇中，尼采批評現代科學活動所帶來的機械主義與非人性化，經濟分工導致了人的異化，人類最寶貴的文化已消失不見了。

而接續的兩篇考察，乃是尼采作為重建文化概念的指標。尼采藉由「叔本華與華格納兩人批判了德國的現代性。」與其說是「教育家叔本華」，倒不如說是「教育家尼采」。(引自 Kaufmann, 1974)

在此時期，尼采所修習的古典語文學，為他奠下了深厚基礎，使他在

文獻的分析、文字運用與希臘文化的瞭解上有著比一般人更豐富的知識與更敏銳的觸角,尼采不玩弄空言,重視從文化中所體現出的真理,並由自己的生活體驗來確定真理的實在性,為了貫徹這種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必須不屈服於任何既存權威!因此尼采培養了懷疑的態度。

在求學中,亦結交了許多良師益友,包括心靈上的朋友叔本華與忘年之交華格納,此二人都為他的人生注入豐富的色彩,形塑了尼采忠實於生命內在要求的基本態度,唯有立於這些基礎,尼采才能在下一個時期,向一切既存之權威與價值挑戰,以獅子的精神加以批判,與之奮戰到底,積極的宣揚自由精神!

## **貳、1876-1882 的自由批判時期**

此時期的尼采批評他之前所欽佩的一切,他發現了華格納與叔本華的缺點:「他們滿足於一種確信無疑、膜拜且接受事物為真的狀態中,彷彿沒有其他可能性存在一般。」(徐興譯,1984:58)

在一八七六年,在專演華格納劇作的拜洛特音樂節期間,華格納完成了著名的歌劇—『尼布龍根的指環』,準備在新劇院中盛大公演,尼采懷著滿腔的期待前往聆聽,卻看到一個投合群眾所好的藝術家,尼采「感於富裕的市民公眾素質竟是如此,他覺得這不是在革新德國文化」(魯路譯,2001:77)。因此尼采決定和華格納漸行漸遠,並且於一八七八年徹底決裂。雖然尼采與華格納決裂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但他仍執意地走向孤獨之路。

## **此期的著作**

在與華格納的決裂和疾病的惡化雙重煎熬之下,尼采辭去了巴塞爾大學的教職,並加速步上了自由批判的階段,其有了更充裕的時間作專職地思考,之後的生活則以寫作為重心。

約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間尼采完成了《人性、太人性的》此書，此書的副標題為「為自由思想家寫的一本書」，主要內容在描述當時為止他的思想歷程，希望能恢復自己的理智和智慧，和以往的思考束縛劃清界限，

在此書中，尼采對當時形上學的假定提出反思，他認為我們若探討一切道德宗教和美學概念的神秘形成過程，也許可以發現他們的起源，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我們就會發現沒有永恆的事實、沒有絕對的真理。

又叔本華相信自由意志，尼采曾經以為此概念已有異於傳統的形上學思考，但是在此書中，尼采指出，自由意志也不過是另一種傳統形上學內涵的翻版。尼采認為，根本就沒有形上學的世界，亦沒有表象世界後面那個實在的東西，雖然在此書中，尼采並未提出世界的本質為何，但也很明顯地揭露出，尼采已和傳統形而上學決裂，並且與叔本華哲學分手了。

一八八〇年二月，尼采發現自己的身體狀況出現轉機，於是他決定去威尼斯旅行，在那裡他感受到古希臘先哲們曾經給予他的沁涼感受，尼采驚喜地歡呼：「恢復健康的曙光意外地升起！」(Kaufmann,1974)。

一八八一年一月，尼采把這一時期的沈思集成一冊，以《曙光》為題出版，在此書中，尼采再度對基督教的道德的攻擊，將人從理性的沼澤中拖出，「尋找他自己的白天、他自己的拯救，他自己的曙光」

(Hollingdale,1966)，尼采又說：「我下降到大地的身處，掘進到事物的根基；我開展了一項調查並且發覺了一種古老的信仰，兩千年來，我們的哲學家已經習慣於在這種信仰下築巢……我開始搗毀我們對於道德的信仰...」(Hollingdale,1966)。

在完成《曙光》此書後，尼采於十月底回到了熱內亞(Genoa)，接著撰寫可稱為《曙光》緒篇的《歡愉的知識》。在本書的序言中，尼采曾指出：「本書標題含蘊著許多他的『新幻想』所帶來的激昂之情，他深信在他的『科學的』與『經驗』的探討方式和他的『新幻想』之間有著極密切的關係。」(Schrift,1990:68)，尼采希望透過此書，將哲學經由犀利的

批判而提升至與科學同樣嚴謹的地位。

經由《曙光》與《歡愉的知識》先後完成，尼采認為他已將自古便流傳下來的最後一點偏見也掃除淨盡，再也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人們依經驗與存在的感受去盡情享受充實의思想和快樂的生活。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世界，至高無上的實體等著我們去矻矻追求，我們唯一要做的是「回到人類本身」。

基於此，尼采不論在思考的內涵與行動上，都徹徹底底的進行著破壞的工作。他掃蕩了一切基督教的道德觀，認為那是頹廢的道德，也是阻礙一切新價值得以建立的障礙，所以更是不顧一切地加以撻伐。在哲學上，他逐漸否定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高度肯定了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在音樂上，他提出音樂應該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體現真正哲學的東西，種種舉動皆等於與前期尼采所敬仰的叔本華、華格納，走向相反的道路。

### 參、1882-1888 的肯定創造時期

由於尼采身體的孱弱，尼采改變了其生活方式，開始在許多適合他健康的地區漫遊，尼采認為經過這一連串的休息與思考，帶來了一種最大的復原，他回到了自己。在這段休息期間，他反省了當時文化與哲學的盲點，寫出了幾部批判性極強的書籍，也孕育了永恆輪迴（eternal recurrence）的思想，而永恆輪迴是通往查拉圖斯特拉的鑰匙、揭開了這一肯定、創造時期之序幕。

至此時期，我們可說，尼采經過八年的自由批判期之後，其思想已漸趨成熟，進入了創造肯定的階段，開始了重新評價一切價值的壯舉，即現代德國哲學家所說的「偉大的形而上學」。



## 一、此期的著作

在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寫給所有人，但又無人能看的書》，全書分成四部分。在《看呀！這人》中他記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誕生的經過：

這本書的基本構想—及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肯定方式『永恆輪迴』，形成於一八八一年八月。當時我在一張紙片上寫著『遠離人類與時間六千呎』。某天...永劫回歸的思想突然襲來。...從這天算起，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突然降臨到『分娩』，懷孕期共有十八個月....在懷孕期間，我寫成了《歡愉的知識》...在第四卷倒數第二節中，已經說出了查拉圖斯特拉的根本思想(劉崎譯,1996:38)。

在此書中，尼采提出了與查拉圖斯特拉的形象相對應的超人(overmen)，一種能改變萬物的真正力量的象徵，而當查拉圖斯特拉下山穿越森林首次向群眾發表演說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來教你們超人。人是應當被超越的，你們曾努力過要超越人類自身嗎？尼采以超人的形象代表了一種改變萬物的真正力量，其認為其一生中積極肯定(yes-saying)的部分，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寫成之後焉然完成。

之後尼采又一連串地寫出了《超越善與惡》《道德系譜學》《偶像的黃昏》，及《反基督徒》，這些書均是在文化與行動上從事消極否定的工作：重估一切舊有的價值。

其中在一八八六完成的《超越善與惡》中，尼采批評了現代性(Modernity)、包括批評現代科學的膚淺、現代藝術的媚俗與現代政治的庸俗，在此書的第一章「哲學家的偏見」中，即分析和駁斥先前教條主義者所採用的思維方式。

老實說，我們有充足理由認為，哲學中的一切獨斷闡述，無論顯得多

麼莊嚴、無論採用多麼質疑的手法，都只不過是一種崇高的傻氣和幼稚；也許人們很快就會明白，到底需要些什麼東西，便足以給獨斷論者們迄今豎立起的一座雄偉壯麗的哲學大廈打好地基……（Kaufmann,1974）

在此書中，尼采再度反覆地論述真理的變動性，繼續抨擊了長久以來的固有真理觀，並揭示了我們是如何在認知的過程中，受到邏輯與因果概念的錯誤引導，而走向一元的世界觀。

而於一八八七年所出版的《道德系譜學》，是一篇論戰性的長篇論述著作，並以三篇文章組成，分別探討了1.基督教的起源：憎恨心理，他反抗了一切高貴的價值2.論良心：認為良心是一種殘忍的本能，當他不能再向外發洩時，便回過頭來對自己發洩；3.討論禁欲的理想（ascetic ideal）。

尼采認為禁欲的理想是一種滅絕與頹廢的意志，其讓人們對自己的慾望、本能感到羞恥，而這種理想之所以有利，教士之所以奉行，並不是因為教士背後有個上帝在活動，而是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代替物，因為在人類內心深處，期望虛無縹緲的東西也總比根本不期望的好。

這本書的主旨雖在論述道德的起源，但在內容的鋪陳上，我們仍可從中窺知尼采對於真理……等看法，真理是如何形成的，是透過何種心理狀態的轉換？在藉由尼采否定一切既有價值、道德的過程中，進一步瞭解其知識論的內涵！

一八八八年時，尼采創作了《偶像的黃昏》此書，在書中大加撻伐以往的真理觀，也就是批評傳統哲學的二元世界觀（dualism）。書名上的「偶像」，就是指向來被視為真理的東西，而偶像的黃昏正意味著舊有的真理已接近尾聲。在書中尼采花了許多篇幅在批判傳統哲學家如蘇格拉底的理性、辯證...等謊言性的概念。大抵而言，尼采在此書中亦透露了其變動的知識論，與前人迥異的思維方法。

《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在一九三一年以著作殘篇的形式出版，是尼采未完成的著作，由尼采的妹妹與其他研究者共同編輯而成，書中提到「權力意志」此名詞，可視為貫穿尼采著作之總概念世界存在性質

之印記。尼采的妹妹更宣稱此書是總結尼采哲學的傑作，雖是如此，此書仍造成莫大爭議，原因在於此書從寫作計畫、目錄大綱至內容可能不符合尼采的原意。這些遺稿的寫作時間是從一八八三年至八八年間，是尼采最多產之時，遺稿中的許多論點定可與此時期的著作相呼應。亦可體會尼采當時思想的變化及心路歷程，正如 Kaufmann (1974) 所說：

這些遺稿所展示的是尼采一些未成熟的觀點，他們並不能代表尼采最終的觀點，不應與尼采潤色好並出版的著作等量齊觀。

據此當我們在擷取《權力意志》中的觀點態度，傾向於擷取與尼采生前已出版著作相呼應之觀點為主，務使更貼近尼采思想的核心。

一八八八年之後，尼采開始出現精神錯亂的症狀，並在隔年一月三日突然暈倒，醒來後開始大聲自言自語，從此尼采便走向瘋狂，一直到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過世為止，他最後十年的歲月就在母親與妹妹的細心照顧下走完。

由上所述可知，在尼采的成長過程中，家庭、交友與求學對其影響甚鉅，因此欲瞭解尼采的知識論內涵，是可自其生命中窺知。從在求學階段所培養的古典文獻學基礎，養成尼采實事求是、追根究底之精神。並透過希臘文化之涵養，體會了宇宙流動生成、酒神狂熱不羈之力量。

之後在與叔本華、華格納思想的密集交流下，漸漸形塑了其勇於批判、挑戰一切舊有教條的勇氣，並在其著作中一一呈現，從早期的《悲劇的誕生》……等書開始，強烈質疑了主客對立，反對傳統科學的僵化，傳統哲學的理性思維，至後來的《權力意志》欲打破一切傳統桎梏，重估一切價值，在在都可湧現尼采蓬勃的生命力且透出知識論的精神本質。

雖然尼采反對體系、攻擊傳統知識論，但並不表示尼采不具有知識論之架構觀點，其知識論內涵早已蘊含於各著作中了，因此透過其著作的閱讀，我們可瞭解尼采向我們揭示的知識論是從其生命出發，以深刻體驗之

方式，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

## 第二節 尼采的知識論溯源

在我們進入尼采的知識論之前，我們需對尼采知識論的形成、方法……等相關概念作一個前瞻性的瞭解，因此此節將試圖勾勒尼采在提出知識論相關概念時，是醞釀了何種思維。

### 壹、理性與邏輯的謬誤

尼采揭露「上帝已死」，那為世俗人所認為最崇高、終極的目標隨之傾圮，其被認為所謂的真正世界、自在之物……等，都是思想自身虛構出來的東西，都是一些虛假的觀念。但為什麼傳統西方的哲學家會形塑出一個終極目標「上帝」供世人所遵循？其中一個原因即哲學家在過程推論中運用了理性的法則，即我們所認知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

理性主義是西方哲學的一種基本思想傳統，蘇格拉底是這一傳統的倡導者。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將尤里彼得斯（Euripides,480-406B.C.）這個希臘的悲劇詩人比喻成蘇格拉底：「尤里彼得斯因不瞭解悲劇而摒棄了悲劇，視理性為一切創造和欣賞的根源。」（Nietzsche,1993）尼采將二者相提並論的原因即在於，尤里彼得斯與蘇格拉底都將理性視為一切創造的本質與根源，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尼采對此強烈懷疑。

又蘇格拉底首創了概念辯證法，並將其推崇為認識事物本質、獲得理性知識的唯一正確途徑。他把追求理性知識看作是人生的頭等大事，在知識、美德與幸福之間劃上了等號。

人們很習慣在一切行為背後尋找意圖，常問，人要的是什麼，是幸福嗎？如果人們得不到幸福那是什麼緣故呢？原因在於他疏忽了方法，尼采提到蘇格拉底的一段話言道：

通往幸福最可靠的路就是美德，因為美德是最理性的，更因為合理

使得方法的選擇上毫無錯誤的可能（Nietzsche，1967:142）。

蘇格拉底聲稱辯證法是通往美德大道路徑之一，並且認為道德必須以邏輯的方法來證成。自柏拉圖（Plato,427-347B.C.）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之後，西方人就自認為理性思考、抽象理解能力是人類的定義特性，這種特徵方法又與日後實驗科學的方法相結合，形成一種固著的思考模式及西方傳統的世界觀。

簡言之，理性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思想傳統，它極力貶低感官的價值和作用，拒絕感官的證據，把感官看視為向我們隱瞞了真正的世界的騙子。「理性是通往不變之物的道路；非感性的理念必定最接近真正の世界」（Nietzsche,1967:402）。這是尼采對於理性主義的一個諷刺性描述，文中可顯示出，強調理性功能的哲學家如何定義理性的強大作用。將人們最本能的感官能力完全摒除了認識之外。

理性主義為大家設立了一個個的框架，使人主動地關上感官知覺認為只要依循著理性思考後的規則與方法，就能邁向真、善、美的彼岸。但我們是否可透過理性找到永恆不變的真理與彼岸？是否存在一個亙久不變的形而上本體世界，是尼采所質疑的。「尼采視理性為一種扭曲現實世界的理解方法」（劉曉楓、倪為國選編，2002：15）尼采認為光依靠理性無法解釋所有的現實，因為現實是複雜的、多面的、具變動性的。唯一理性的理解途徑就是承認現實的整體是無法掌握的，如果僅以理性的方法去認識這個變動的世界，將會形成許多誤解與錯誤。

但尼采對理性的反駁並不是全面的，在許多尼采的著作中也看到尼采肯定理性，他說：

在人類生活中，理性是必須的。他那一點兒理性，需要人去盡力爭取，如果人要聽天由命的話，這一丁點理性會越發凋零的（魯路譯，2001：230）。

尼采要求人憑自己的理性盡力去掌握事物，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地安排。又尼采針對敵視理性的人為理性作辯護言：「我們在某些虔誠的人身上發現了對理性的仇恨……這至少表明他們是居心叵測的！」

（Nietzsche,1974:38）在此理性似乎又變成一種自身的自覺作用，乍看之下，兩種不同的理性定義與認知似乎有種矛盾的傾向，但深究尼采對於這兩種理性的表述，仍是有差異的。

尼采所稱揚的理性概念像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精神、意志的驅動，而尼采所抵制、反駁的理性概念，大部分是侷限在一種思維意見、同一類型知識、秩序、法則等特性，當理性被後者所遷制住時，這種理性就是一種毀滅性力量。而這種理性特徵正是尼采所拒斥的。

除了需突破理性的唯一，尼采還論及了邏輯的缺失。邏輯在某部分性質與尼采拒斥理性的理由一樣，即他們都假設了一個永恆的實體可認識。理性直接假設了一個具規則、具秩序的永恆存在，是靠理性可以觸及的，而邏輯乃是透過一連串的因果化、抽象化、一元化和系統化的方法運用，來整理世界、把握這個世界，因此它是有條件的。尤其在理性主義思想方式的支配下，邏輯卻被絕對化、實在化了，於是因果性、統一性、現象與本質的區別……等，就變成了世界本身的客觀屬性。相應地，就有了所謂的自在之物和真正的世界。

尼采反駁這些形成絕對、實在、永恆、固定……等的邏輯性質，他說：

實體概念是主體概念的產物，而非相反！如果我們放棄了靈魂、主體，實體也就完全沒有了前提。我們得到了存在者(das Seiende)的等級，失去了存在者本身（Nietzsche，1967:377）。

依此觀之，邏輯、理性等客觀性地存在將扭曲事實，甚至失去主體本身。若要掌握現實或事實本身，仍是要從自身體驗，卸下傳統規條，一步

步地逼近現實，使其慢慢浮現。

## 貳、弱者的心理作用

在探查尼采對於理性、邏輯等討論之後，我們亦不可忽略在知識論內涵形成的過程中，心理作用的從中涉入。

一個事件既不是被產生的結果，也不是產生結果的原因。原因是一種產生結果的能力，是為事件所發明出來的……所謂因果性本能不過是對陌生之物的恐懼心，是在其中發現某種熟悉之物的企圖……不是對原因、而是對熟悉之物的尋求。為了保存與維持自身的生命，我們會產生許多防禦機制，例如恐懼、驚恐、害怕、攻擊……等等，這些均是權力意志發揮下的產物，而產生邏輯、因果等概念……（Nietzsche,1967:400）。

由上述心理方面的論述來看，尼采認為形而上學或客觀具體的實在是出自於一種恐懼心理和仇恨心理的效應。其認為所有形而上學家的共同特徵就是對感性的現實世界懷著深深的恐懼。他們恐懼欲望和激情，因為欲望和激情造成痛苦；他們恐懼非理性和偶然，因為這使得我們對整體的依賴感終於落空，也造成痛苦；他們恐懼變化、暫時性，因為它們導致死亡與毀滅，這同樣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這樣的恐懼感一再積累，漸漸地演變為了一種仇恨的心理：「對一切流逝、變化、生成之物的蔑視、仇恨」（Nietzsche,1967:585）。

因為仇恨與恐懼現實世界的易逝與多變，轉而建構一切形而上學的思維，哲學家們認為真實世界應該是善的世界，所以表面化、矛盾、鬥爭被斥為不道德的。他們期待一個缺乏這些矛盾的世界並構想一個先驗的世界。

換言之哲學家們害怕變動與無法掌控，轉而建立另一個世界。形而上



的真實世界，乃源於哲學家內心主觀的投射與誤置，並透過理性、邏輯、因果等一連串的心理作用所建構出來的。尼采說：

人做為創作者的需求使得他在自己勞作的世界中，虛構並且預期了另一個世界。這種預期（對真理之信仰）是人的支柱（Nietzsche, 1967:552）。

而這種預期力量是一種權力意志的表現，一種求知衝動的驅力，是無法逃避的。

對尼采而言，虛構臆造一個超越真實世界之心裡需要只是反應那些形而上哲學家們內心的怨恨與恐懼，故這種心理狀態可視為一種被動的虛無主義（passive nihilism）形式(Nietzsche,1967:22)。

尼采認為當形而上學家用怨恨的心態面對現實世界的醜陋、短暫、痛苦、與矛盾時，其實他的生命是虛弱無力的。質言之這種形式是一種生命力衰頹與下降的表現，而尼采一向強調強者之存在方式乃是一種積極的、自發的、不受任何現實條件制約的力量。

因此為了逃避現實的痛苦、怨恨、恐懼現實而創造出另一個虛構的世界，其實是一股否定生命、否定人的力量。換言之「那些宣稱仍有一理性終極世界的哲學家們對現實之怨恨與恐懼，其實根本上是對生命的怨恨、對生命的否定，權力意志自身的自我的否定。」（伍至學，1994：118）

因此尼采從心理的角度分析傳統哲學家建構永恆實體的由來，亦闡述了此概念為何錯誤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尼采認為形而上學世界並不如形而上學家所標榜的那樣，是所謂自在的獨立世界。而是一種在理性主義和心理防禦本能的雙重根源作用下產生的虛構。尼采言之鑿鑿地指證出了它的虛構性質，傳統形而上學就因此而更加喪失了自身存在的根據，進而遭到解構。

### 參、變動的世界觀

尼采對傳統形而上學的世界觀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此種批判即根植在他自己的世界觀理論中，而尼采的世界觀，即是一種權力意志的世界觀。

尼采對世界的一個最基本的看法，表達在他的這樣一個論斷中：「世界是權力意志的，除此之外，它什麼也不是。」（Nietzsche,1967:1067）除外作為這個論斷的補充的其他一些說法還有：「權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內在本質。」（Nietzsche ,1967:697），「一切推動力都是權力意志」（Nietzsche ,1967:468）……等等。

尼采的這些說法實際上都是為了表明他對世界本質或原動力的一種理解。在這一點上，尼采與傳統形而上學家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他們都把世界看作是有一個統一的本質或原動力的。但是，正是除了這一點是相同的以外，尼采的世界本質觀在其他方面都是與傳統形而上學對世界本質的理解不一樣的。

就實質內涵而言，尼采把「權力意志看作是世界的本質，且凡有生命之處，便有意志。」（Nietzsche ,1967:254）這種權力意志是使生命成為生命的東西，也就是生命本身的表徵。可見，權力意志是與現實感性生命緊密聯繫在一起一種意志力量，而不是傳統形而上學中那種超感性的、非生命的實體概念。尼采反對將空洞的、無生命的概念當作世界的本質，反對認為有一個獨立於現實感性世界之外理性彼岸此觀點，這些顯然都是與傳統形而上學的觀點相左的。

再者，站在主體思維方式的角度，權力意志是主體對世界直接的主觀體驗中得到的一個概念，不是任何邏輯推導的產物。尼采在說明權力意志時，基本上沒有進行什麼推理論證，只是指出它是我們對世界的一種主觀體驗。

就尼采看來，當我們通過世界的萬類競長、生生不息的狀態而體驗到一種追求更大力量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時，我們就可以根據

這種體驗而把世界的本質歸結為權力意志。尼采說：

假如能把我們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釋為一種基本意志，即我所說的權力意志的發展與繁衍……那麼我們就有權把全部作用力都毫不含糊地界定為權力意志（Nietzsche,1973:40）。

可見，權力意志是我們在生活的主觀體驗中直接把握到的事物本質，它與傳統形而上學中依靠理性的邏輯力量，而確立起來的超驗本質是根本不同的。由此可知，尼采視權力意志為一種世界主軸、一種生命本體下的直接體驗，此和傳統形而上學者的意見是大相逕庭的。

換言之，世界是權力意志，又權力意志是一連串力量的展現，所以世界就是由力量（power-quantum）所組成。構成世界的力量總和不變，但內在的結構及組織會不斷改變，總和不變，改變的是各個力量的結構及大小，各個力量藉著反抗、對抗以表現自身、釋放自身，故權力意志的世界面貌如下：

永恆地變化、永恆地轉迴……；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由靜止不動、僵死一團、冷漠異常，一變而為最熾熱灼人、最野蠻難馴、最自相矛盾；然而又從充盈狀態返回簡單狀態，由矛盾嬉戲回歸到和諧的快樂……（Nietzsche,1967:1067）。

權力意志的世界是如此地瞬息萬變，力量如遊戲般或增或減、無始無終，「藉由彼此不斷鬥爭與犧牲他者來增加自己的力量」

（Nietzsche,1967:656），這種內在緊張及相互的對抗驅使權力意志不斷地改變與活動，「有時因各自的需求而與其他力量結合形成力量聯合體

（power-union）或力量群（power-constellation）。」（Nietzsche,1967:636,551），權力意志可以形成單獨、較大的力量或分化為較小的量，整體觀之，

權力意志的概念性結構是彈性、流動的。

由於權力意志的力量「具有彼此鄰接、同時存在的依賴性。」

(Nietzsche,1967:638) 因此每一力量在任何位置上的推移都會決定或影響整個力的體系。因此所有的生命、存有者、事物其存在並非是原初的、終極的，只不過是權力意志的形式之一而已，而事物之間的差異亦只是權力意志的不同形構罷了。

甚至有時我們會產生改變中量與質上的錯覺，如 Deleuze (1983) 說：「差異只在於量 (quantum) 上,只是我們會把量的差異感知成質 (quality) 的差異。」在這裡尼采闡述質的概念僅是力某一側面的觀點 (perspective) 並非是唯一的真理，我們所感知到的只是量的差異而非而質的差異。

如此一來只要力量改變，整體結構就會隨之更動，隨著力量的轉換，世界的面向也會跟著轉換。我們永遠無法認知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由於身處在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裡，所以應憑自身創造的力量，體驗現實生命的存在，才能趨向強健之力的循環。

歸結此章內容，我們可以瞭解尼采一生的重要經歷與著作，並瞭解尼采所學所長與其知識論之間的相關，在過程中更探討了知識論的緣起，對其背景緣由作一深入的耙梳，藉由尼采所揭示的變動世界觀，與內在心理作用與傳統運用方法之錯誤三方面論述下，邁入下一章的知識論內涵剖析！